

吴永进 主编

Wu Yongjin

Zhubian

女人， 令人心颤的故事

Shanghai
Renmin
Chubanshe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Müren
Lingren
Xinchuan
Nafushi

吴永进 主编

Wu Yongji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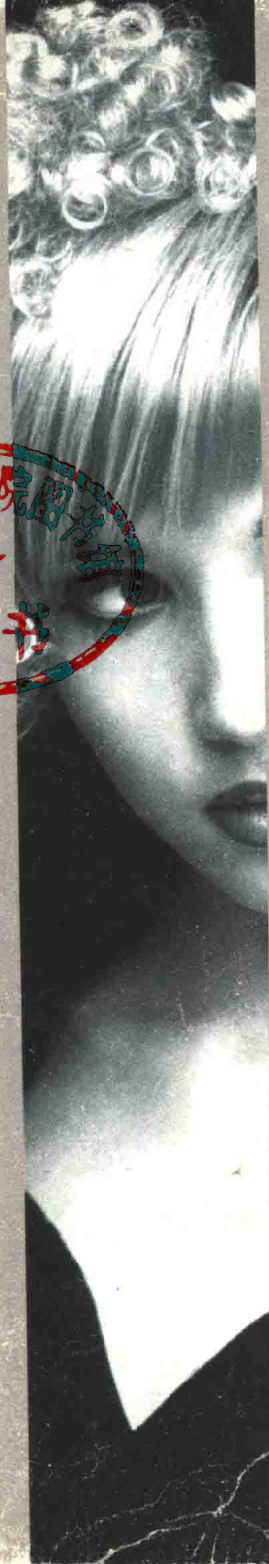
Zhubian

00121247

女人， 令人心颤的故事

Shanghai
Renmin
Chubanshe
上海人民出版社

Niuren LingrenXinchandegushi



目 录

1 面膜·王周生

一个选择美容院,躲进面膜里吞毒自杀的少妇,自有一番独特的人生经历。当年,她为贪图虚荣而嫁富商之子,没想到却踏入了一个可怕的陷阱。当她痛苦、郁闷而无法排遣之时,她的公公关心地给了她一支特制的香烟,从此开始了生与死的漫长挣扎……

39 红粉歌手·凌耀忠

欧阳怀玉小姐是某歌舞剧团的演员,她另外还有一份职业,在“海上迷宫娱乐总汇”当签约歌手,那是一个充满各种诱惑的人生舞台,在那光怪陆离的背景下,她经历了一场场变态的游戏……

89 人在水中·陆星儿

一段缠绵悱恻的婚外情,一场人鬼情未了的悲剧。他是局长,她是他的司机,他俩相识于“广阔天地”,纵然他已有家室,但她仍疯狂地爱他,历经多年,她全部生命的意义仅在于不再成为“第三者”。然而,他随着官运亨通,身居要职,视她为仕途中的绊脚石,竟不惜孤注一掷,将她杀害,抛入河中……

167 红唇灰齿·孔明珠

她的四环素牙齿清晰地表明着她的出生年代,她的青春犹如坚利的长矛,心计更使她如虎添翼,她以自己靓丽加手段,打进了外贸公司,并站稳脚跟。她终于成为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成功女人。

199 上诉,在最后时刻·林岚

在一个金碧辉煌的圣诞夜,她同时遭到了爱情和友情突如其来的毁灭性的背弃,她试图以金钱堆砌成的虚假的奢华和虚幻的爱情,洗去那痛彻心骨的耻辱。于是,一个迷人的陷阱在一步步向她走近……

239 迟到的代价·王东生

她漂亮而又聪明,受过高等教育,屈辱的童年生活,造就了她渴望成就一番事业的刚强性格。然而,她却在商海搏击中不可思议地失败了,不得已嫁给了多年来苦苦追求她的男友。一个偶然的机 会,她终于发现,造成自己商场惨败的正是她朝夕相处的丈夫。于是,她开始了激烈的报复行动……

309 谁是落魄者·孔明珠

陈洁在日本过着平静而枯燥的生活,一个意外的落魄过境者打破了这份宁静,给她带来了麻烦,却又携来了久违的生活气息。明知他是短暂的过客,却又难以抵御片刻的暖意,她挣扎着,抵抗着……短暂的时日,她仿佛也成了情感的落魄者。

364 后记

王周生

面 膜



美容院里的自杀者

第一次上美容院，听到一个离奇的故事。

那是一家很有名的叫莎莎的美容院，蒸气袅袅，香气袭人，服务态度又出奇地好。我舒舒服服往床上一躺，美容小姐在蒸气下一边为我按摩，一边同我聊天。聊着，聊着，竟聊出一件怪事。我指着那些脸上涂着浆糊状东西，面目全非，直挺挺躺在那里的男男女女，问：“我也要这样吗？”美容小姐说：“当然，这叫面膜。根据皮肤的具体情况，有各种面膜，主要为了清洁和营养皮肤。”我觉得涂着面膜的样子很好笑，我说，“真像死人一样。”美容小姐说：“你不要吓我！前几天我刚刚碰到一件事情，很可怕的，你不要提醒我。”我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美容小姐倒也怪，说怕，却偏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我：

那天下午，来了一个很漂亮很时髦的女人，二十七、八岁的样子，脸色苍白，说话有气无力。她告诉我要做基护——皮肤基本护理，然后化一个宴会妆，要浓一些。说完她扑通一声仰天躺下，把我吓了一跳。天气有点凉，我给她拉过一条毯子，她说不要不要，我很暖和。我们这儿老顾客很多，这个女人我从来没见过。看她样子，对美容很熟悉。我问她本来在哪里做的美容。她说，哪儿都做，爱上哪儿上哪儿。我在她脸上按摩，她吃吃地笑，我问怎么了，她说好痒。我问是否要按重些，她不答话，一直傻笑着，恍恍惚惚的样子。我觉得她有点不对头，就问，你是不是不舒服？她咯咯咯笑出声来：怎么会不舒服？真是舒服极了！说着，大大伸了个懒腰，差点把蒸气罩碰翻。她要做冷膜，她说她虽然上个星期刚刚倒过膜，可是脸上皮肤又粘上许许多多垃圾，又刺又痒又痛，难过得要死！我说，你的皮肤看上去不很脏的样子。她说，你怎么知道，我的脸有多脏，只

有我自己才知道，我真恨不得把皮肤刮掉一层呢！她要我好好给她清理清理，面膜涂得厚一些。我说其实倒膜不宜多做，一个月最多做一次，多做反而对皮肤有害。她执意要做，我只好答应。她还提前塞给我 50 元小费，把我吓了一跳。其实她的皮肤很白，很细，没有色素沉着，也没有粉刺、青春痘。不过，来我们这儿的一些有钱人不懂基本美容知识，只想急于求成，又爱甩派头，我们拿他们没办法。在我给她脸上涂膜的时候，她没了声音，昏昏欲睡，不一会儿就听见她的鼾声。我怀疑她醉酒，可又没有闻到酒味道。我想，她这个样子，不是病，就是吃错药了。倒完面膜，我给她盖好毯子，听见她睡得很香。我悄悄对经理说，这个顾客很怪，先是嬉笑，后来就睡着了，不知怎么了？经理说，不会是有病吧，你留点心！

过了一会儿，我去摸摸她的面膜是否干，掖了掖她的毯子，没了鼾声，她一动也不动，睡得很深。我对经理说，这个顾客一定几天几夜没睡，跑到美容院睡觉来了。半个钟头后，我去揭面膜，我喊她，哎，小姐，动动嘴巴动动眼睛！她还是一动不动。我推她，小姐，怎么了，动动嘴巴动动眼睛，要揭面膜了，听到吧？要睡觉到家里去睡，后面顾客等着呢！她还是无声无息。我把经理叫来。经理说，她不醒，你就揭吧。于是，我小心翼翼地揭她的面膜，怕她痛，我尽量帮她松动松动。整张面膜揭了下来。露出一张蜡白的像死人样的面孔，眼睛半睁半闭，嘴巴歪斜，流着口水。我哇地大叫一声，手里的面膜掉在地上。经理立即用手去试试她的鼻子，说，有气的，还有气的，快打紧急电话 110，叫警察！

整个美容院炸开锅，手里的活儿都停了下来。那些做面膜的一个个把面膜揭下来，想看看这个像死了一样的女人。警察来了，立即保护现场，又叫来救护车。大家手忙脚乱把她抬上车，经理和我一直跟到医院急诊室。一番检查下来，你知道是怎么回事？吸毒！她吸了很多海洛英，要死人的。医生说，不想自杀的话不会吸那么多，这个东西贵得要命。奇怪，自杀还要花一大笔钱！幸亏发现得

早，再晚一些就没了。你看吓人不吓人？后来医院拼命抢救，总算活了过来。当时为了通知家属，翻遍她的包，没有任何证件，钞票倒有上万元。看来是一个有钞票户头。警察问我她是哪里口音，我说上海口音。他们就派人去查。据说，她醒来后，大吵大闹，砸东西，摔药瓶，叫着，为什么不让我去死，为什么不让我去死啊？！很快，她又毒瘾发作，满床打滚。医院把它送进戒毒所，强行戒毒去了。

你看，多吓人的一件事，美容小姐说，这种事，有几个人能碰到？吸毒，是旧社会的事，报纸电视里看到是人家国家的社会问题，怎么我们现在也有？一想到那张蜡白的死人面孔，汗毛凛凛，真搞不懂自杀为什么要到美容院来，害自己还要害别人，恶作剧！

这倒也是，为什么要跑到美容院来自杀，如果不是神经不正常的话，总有什么原因。我问：她叫什么名字？

不清楚，医院里后来用了她在我们美容院登记的那个名字。好像叫“方小垭”，不知是不是她的真名，美容小姐说。

戒毒所里，她一直沉默

我去戒毒所寻找方小垭。凭职业的敏感，我想采访她，我要了解她和潜伏在她背后的那些人和事，或许能为我们的妇女问题研究中心提供一些新的研究资料。

所长让我找戒毒所张医生。她原是个优秀的精神病医生。戒毒所成立后，组织上要她改行，她于是和吸毒者打上交道，成了他们的救星和克星。我走进张医生的办公室，刚打了个招呼，还没来得及拿出介绍信和证件，就有人喊她：“张医生，不好了，3号房间的小姑娘发心脏病了！你快点去呀。”张医生示意让我等她一下，就拿着听筒匆匆出去。我坐在那里，环顾四周。这是间小小的办公室，窗明几净，墙上贴着管教人员守则和几张奖状。桌上摊着一本《管

教导刊》，上面有一篇张医生的《对常见吸毒者类型的心理分析》的文章。我很有兴趣地读了起来。突然听见走廊里闹闹嚷嚷，有个女人尖叫着：“我没有吸毒，我冤枉啊，放我出去，放我走呀！”我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看见走廊对面的房间里有个披头散发的时髦女郎，管教人员让她脱下鞋子、衣服，进行检查。她很不情愿，一个劲地叫嚷：“我没有吸毒，是他在吸，警察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我一起抓来，你们冤枉好人！”我这才注意到，走廊的另一角，缩着一个脸色青灰的男子，20 来岁的模样，他浑身发抖，涕泪直流，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。一个女管教很严肃地对时髦女郎说：“你安静点，有没有吸过，我们验了血就会知道的，不会冤枉你。”她让那个女郎脱下鞋子、袜子，甚至胸罩，她仔细观察了她的鞋子，特别是鞋跟；她让她拉下扎头发的松紧圈，察看了她的头发和头饰；最后她叫她摘下首饰，检查她的项链和耳环。末了，她让她换上戒毒所的衣服：“好了，到走廊里，去验血。”时髦女郎正要走，女管教忽然说：“慢！让我看看你的耳朵。”时髦女郎一听，下意识地捂住了自己的耳朵，脸色大变。女管教上去，扒开她的手，从她的两只耳朵后面扒下两小包塑料包着的白色粉末：“这是什么？”时髦女郎支吾着，“反正我没有吸……。”“那么你贩卖？”“不，我没有贩卖！”她急忙分辩，“都是他的！”

张医生回来了，忙着给那一男一女验血、量完血压。她无可奈何地对我说：“这里就是这个样子，我们是监所性质的医院，整天都有一些麻烦，见怪不怪了。刚才发心脏病的人其实没有病，她还没戒断，就吵着要出去，这怎么可以！前两天她塞给我一个金戒指，想买通我，让她提前走，被管教训了一顿，罚她延长 3 个月。今天，她不知哪里弄来治哮喘的药，吞下去好几粒，结果心跳 160 多，把我紧张了一下。一再追问，她自己也害怕起来，才说了出来。她原本想借此保外就医，结果适得其反。”

我问：“他们为什么迫不及待要出去？”

“因为受不了苦。”张医生摇摇头，“毒品这种东西一旦上瘾，要断也难。这些人中的大多数，都是享受惯了，有了钱，精神又空虚。在他们圈子里，认为吸毒是身份的标志，什么都享受过了，要是没有享受过这个东西，就算白活。因此，到戒毒所大多数是强制来的，有的自愿戒毒的是因为家产败光，不得已才来的。戒毒是痛苦的，他们当然吃不了这个苦。千方百计想出去。出去了很容易再吸。一个吸毒者，生理戒断是容易的，心理依赖却要相当长时间，有的一辈子都要想这种东西。这就需要全社会共同来做这个工作。所以，对于我来说，最伤心的就是看到戒断的人又重新进来。他们极不愿意，我何尝又愿意再见到他们呢？毒品这样东西，真是一个可怕的魔鬼！”

“所以，你的工作就是从魔鬼口里救人，很有意义。”我说，然后我向她打听有没有一个叫方小娅的戒毒对象。

“有啊，你怎么知道她的？”张医生说，“她是吸大剂量海洛英造成呼吸衰竭抢救后转来的。”她告诉我，方小娅进来时，一米六十三的身高，体重只有70斤，瘦得像根竹竿。她每天用一克以上海洛英。按照现在的行情，这就是说，每天要花费上千元，这要什么样的人才能用得起呢？张医生用美沙酮替代药给她治疗了10多天，症状减轻了许多。现在正进行为期3个月的心理治疗。可是，给方小娅做心理治疗太困难了。她守口如瓶，死也不开口，要想知道她的事比登天还难！为了弄清她的身份，戒毒所花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好不容易才找到她丈夫。

“她丈夫是不是知道她吸毒？”我问。

“他说不知道，”张医生说，“所里打电话去的时候，他丈夫非常惊讶，说，方小娅？她到东南亚旅游去了，我亲自送她去机场的，怎么会在你们那儿？吸毒？根本不可能的事，你们一定搞错了！经他这一说，我们也有点吃不准了。我一次次找方小娅谈话，一点用也没有。后来有一次，我试探着对她说，我们已经找到你家地址，如

果你愿意配合，我们可以用比较婉转的方法和他们取得联系。戒毒只有在家人的配合下，才能更加有效。我把写着她丈夫姓名地址及父亲姓名地址的白纸，放在她面前。她朝那张纸瞄了一眼，就惊恐不安起来。她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，拉着我的手道：求求你，求求你们，千万别把我的事告诉我父亲，他有病，有血压高心脏病，这会要他命的，你们不要伤害他，不要伤害他呀！我把她扶起来，帮她擦掉满脸的眼泪鼻涕，我说，要是你怕伤害你父亲，那么，你在美容院里干嘛要吞下那么多海洛英，难道你那时没有想到你的父亲？她只是呜呜地哭，不说话……”

“看来，她很爱她的父亲。”我说。

“是的，据我们了解，他父亲是个离休的局级干部，母亲已经死了。户口簿上就他父亲一个人。

“那么，你们怎么和他父亲联系？”

张医生说：“暂时还没有。她父亲孤身一人，要是一时想不开，也麻烦。方小垭让我们把她丈夫找来付戒毒费用。他丈夫家里是做珠宝生意的，很有钱。她公公凭祖传的鉴别珠宝的本事，凭着海外关系，开了珠宝店，生意很红火，如今是全市个体业户中资产最多的。我们怀疑她丈夫知道她吸毒，或者，她丈夫也吸毒，但没有证据。我们这里的调查统计发现，夫妇俩男的先吸，女的见丈夫花费大，心理不平衡，跟着吸的也不少。那天，她丈夫来了，方小垭不肯见他，我们以为她害怕。就做工作让她出来见面。两人互相瞪着对方半天不说话。丈夫带来许多吃的、用的，堆了一桌子，两人还是一句话也没有。最后，时间到了，要走了。男的才轻轻说：你骗我，你不是出国旅游了吗？方小垭哼了一声，谁骗谁呀？！丈夫不知又说了一句什么，据警卫说，他是微笑着说的，很温和的样子。方小垭一听就跳了起来，畜生！她骂道，你们一家都不是人！我死了太便宜你们！说完就大哭起来。她丈夫一点不生气，说，你真是小孩子脾气，怎么老改不掉！他还过来搂搂她的肩膀，在她耳边又不知说了

句什么，被方小垭挣扎开，一个耳光打在他头上，滚，她骂他，我再也不要看见你们！要死我也死在这里，不出去了！她丈夫悻悻地说，随你，你看着办吧，我知道你不会老是像小孩子的。”

我说：“她丈夫怎么这样好脾气，很宠她的样子。”

张医生困惑地说：“我总觉得有点怪，吸毒会导致倾家荡产，戒毒也要花不少费用。有的人吸了戒，戒了吸不知多少次。要是换了人家，染上毒瘾的要被一家人恨死骂死。可是方小垭反而气势汹汹，把丈夫骂得狗血喷头。另外，方小垭的毒品是哪里来的？戒毒的人一般都不肯说出毒品是哪里买的，他们认为讲了也不会让他们马上出去，何必去害人家。实际上他们是出去以后留条后路。方小垭丈夫虽然有钱，也不会放纵妻子每个月花费2、3万元去吸毒。只有两种解释，要么他也吸，要么有什么把柄落在方小垭手上。后来，我们和方小垭谈过多次，她就是咬紧牙关不说话。同室的人说她像一具僵尸，只不过比僵尸多一口气。她只是反复对我说一句话：不要告诉我父亲！我不出去，死也不出去！她三个月的戒断期已经到了，执意不走，我们也没办法。丈夫每月来看他，她不见，就是不见。”

“那么，能不能让我和她谈谈。”我问。

“当然，不过你要有耐心。”张医生说，“我们很希望能和她沟通。”

她走进来了。很美，像湖边一棵柳树，柔柔地飘过来，虽然很瘦弱，虽然脸色很苍白。

我突然一愣，我在哪儿见过她！

她坐下，抬起头看了我一眼，又垂下眼帘，轻轻而又坚决地说：“我拒绝和记者谈话。”

“我不是记者，”我说：“我是妇女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，只是来调查一些不同类型妇女的情况，你不要紧张。”我一边说，一边竭力回忆，我究竟在哪里见过她。

“我不想让我父亲知道。”她用右手捋了捋长发，雪白的手腕上，有颗蚕豆大的黑痣。

“我知道，我愿意帮助你。不过，我不明白，你父亲三个月没见到你，难道不会去你家打听？”

“他知道我在东南亚旅游，别的什么也不知道，家里不会告诉他的。”她很肯定地说。

“你总不能一直在国外旅游下去。”我说。

她不响，咬咬嘴唇。她的左手习惯地托住右手腕，正好遮住那颗黑色的痣。

“能否告诉我你的学历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是不是愿意告诉我，你做什么工作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大概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吸上那个东西的，是吗？”我小心翼翼，尽量不刺激她。

“……”

“选择美容院作归宿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……”眼泪在她眼眶里打转，她望着窗外，竭力睁大眼睛，不让她掉下来。她的眼睛很黑很深，细细的泪珠粘在睫毛上，在黑黑的眼睛上一闪一闪。

我没词了。我知道我问得很愚蠢，但这是计划中的问题。沉默了一会儿，实在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她，我想一定是自己把她和哪部电影或电视剧中的人物搞在一起了。美丽的女人太耀眼，容易辨别不清。我考虑是否结束这次谈话。但是，我不甘心，想作最后一次努力。我说：“你们娘家还有其他人吗？兄弟姐妹有吗？你妈妈呢？”

她的嘴唇颤抖了几下，还是不吭声。

我自言自语：“奇怪，我总觉得在哪儿见过你？”

她对我投来惊异的一瞥。就这一瞥，使我想起一个人——我妈

妈当教师的老同事。那双眼睛和眼前的这双一模一样，黑黑的，深深的，美丽而忧伤！我只记得一年前这位老教师在一次车祸中身亡。我母亲行动不便，让我代表她参加追悼会，献上一只花篮。追悼会上，有个姑娘悲凄地哭喊声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中，她最终昏倒在她母亲灵柩前。她就是那老教师唯一的女儿，我妈妈说，她只知道她的小名叫——

“咪咪！”我对着方小垭喊出声来。

她愣住了，脸上满是惊愕的神色，望着我。

不用说，方小垭就是咪咪。

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！如果不是那次去美容院，我就不会听说这样一件怪事；如果不是因为研究的需要，我就不会去调查这件与我无关的事；而如果不是因为去调查研究，我不会遇见我妈妈的这个已故老同事的女儿。

沉默了三个月的方小垭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……

“妈妈为我而死……”

是的，我就是咪咪，这是我的小名。只求你别告诉爸爸我在这里，他什么也不知道。我爸爸什么亲人也没了，只有我一个。可是，我还这样不争气，我对不起他。最后一次回家，我告诉他，我去东南亚旅游。他问要多少时间，我说还要办几件生意上的事，时间可能长一些，确切时间自己也不知道。其实，和殷礼结婚到现在，他们从来没有让我过问生意上的事，除了让我象征性地在珠宝店的店堂里站过两次，一天到晚待在家里混日子。但是，我不得不这样骗爸爸，因为我当时准备……准备永远离开这个世界……别、别问我为什么，任何一个有我这种经历的人都会和我做同样的选择。我希望爸爸永远以为我出门远行了。如果我上次死了，一了百了。可是偏

偏我又活下来！从前痛苦的时候，有那种东西吸，可以躲到幻觉里。现在戒了，人那么清醒，痛苦整日整夜煎熬我，我受不了了，心里总是想着这种东西，所以，我不能出去，我出去还会再吸。

你知道我妈妈死了，是车祸死的，可是你不知道，她是为我而死的……那次追悼会，我哭得天昏地暗，除了妈妈的遗体，我什么也看不见，我千百次地呼唤她，求她原谅我，可是她怎么也听不见。

悲剧，发生在我结婚那天。追根究底，是在我辞职的时候，或者说，在我厌恶护士工作，和殷礼恋爱时就已经埋下祸根。

事情就是这样不可思议。

婚礼准备在希尔顿饭店举行。那天把我忙坏了，在做完所有的准备工作后，我去美容院化妆。临走，我把婚礼上准备换的5套礼服拿出来试穿，这才发现那条白色的真丝长裙裙腰间有半寸左右不很平整，我顿时很不愉快。我说，裁缝怎么这么拆烂污，这到底是结婚礼服！我妈妈在一旁左看右看，说，不仔细看，还看不出来，将就点算了，你一天三次催裁缝，裁缝哪有不慌的。我说，妈妈你别瞎帮裁缝的忙，这样的礼服我不能穿，让他去改一改。我赶忙叫小保姆，玉珍，玉珍！快帮我去裁缝那儿跑一趟。妈妈说，玉珍帮你爸爸配中药去了。我一听就急，我嚷嚷，中药哪天都能配，干嘛非要今天配？妈妈连忙制止我，嘘，你爸这两天心脏很不好，等着吃药呢！其实，你也太疙瘩，我们那时结婚，什么也没有，穿着一套家常布衣裤就结婚，不是也恩恩爱爱到今天！我一听就烦，得了得了，不要来那一套，我现在要人帮个忙去裁缝那儿，我马上要去美容院，你说怎么办？妈妈说，不用去裁缝那儿，她来试试，拆开，缝一缝，烫一烫，不难。她从前自己给自己做的衣服不错。我说，我可不能让你来糟蹋我的衣服，今天的婚礼是在希尔顿，你不要面子，殷家人可是要的。妈妈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阴云，她说，咪咪，婚礼在哪里举行，穿什么样的衣服都是次要的，我和你爸爸并不看重这些，说实在，我们真不愿意你去那么豪华的地方举行婚礼。我说，那由不得

你，是人家出的钱，你管不着。好妈妈，你就帮我跑一趟吧，我求你了！我把裙子塞到妈妈手里，推着她往外走，我说，不远，乘5站路就到了。妈妈叹了口气，说，咪咪，你太讲究，早晚要吃一回苦头才明白。妈妈摇摇头，嘴里不知说着什么，还是出了门。

见妈妈出门，我松了口气，赶到全市最好的一家美容院，做全套皮肤护理，化晚宴妆。我喜欢上美容院，哪家好我就上那家。我躺在美容椅里，头上包着条毛巾，美容小姐给我按摩之后，涂着一层面膜。

我看不见自己涂面膜的样子。但能看看别人。一些白色或奶黄色浆糊状的东西，涂在一张张或美或丑或满是粉刺的脸上。过不了几分钟，面膜渐渐变硬，原来的面目都被凝固在这张膜下，没有眼波流转，没有甜甜的微笑，能活动的肌肉都被面膜固定，人人变成一个模样。我学过护士，做过解剖，能叫得出脸上每一块肌肉的医学名称。有一回我走进一家规模很大的美容院，正巧一排5、6个人躺在那儿都蒙着面膜。我突然有一种走进停尸房的感觉，心里扑通一声，浑身一震，一种不祥的感觉闪过脑海。天晓得我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感觉。幸亏年轻的美容小姐亲切的招呼，把我从那种荒诞的想象中拉了回来。那天，我吓得没让小姐给我做面膜，匆匆按摩了一番就离去。不过后来，我再也没有产生过那种可怕的幻觉。我依然来美容院，依然做面膜。相反，一旦躲在面膜里，就有一种安全感。好像自己与世隔绝。眼睛不能睁，嘴不能动，静静地躺着。虽然能听见外面的声音，那只是别人的事，我得把心收住。就好像鸵鸟把头埋在沙堆里，什么也看不见，觉得很安全。

所以，每星期一次，当我走进美容院，躲进面膜里，心很定。出来的时候，就觉得自己已经换了个人。你觉得奇怪？你没有这种感觉？我有。对于我来说，面膜是我的一层防护膜，它让我的脸在半个钟头时间里和别人的脸一模一样。

但是婚礼那天做面膜，我心神不定。我嫌时间过得太慢。我想

东想西，想着自己这 20 几年，做梦也没想到这辈子会在希尔顿饭店举行婚礼。殷礼和他爸爸真是对我太好了。我盼着那一刻快点到来。我想象着婚礼上我穿那五套裙子的样子，雪白、娟红、翠绿、鹅黄、黑丝绒，颜色艳丽，式样新颖，都是服装设计师为我特别设计的。殷礼说我天生是个时装模特儿料，他很为我骄傲。到时候，我的小姐妹们一定会羡慕死我。她们的运气，哪一个也没我这样好。

我心里也隐约担心。我知道，父母亲对我的婚事从来没有表示过满意。他们从没和殷礼家的人见过面，他们本来就不喜欢生意人，自从我听了殷礼的话，辞去医院工作，他们对他更为不满。我父母亲你是知道的，他们都是老党员，一本正经。他们甚至不屑参加我的婚礼。我和他们吵了一架，我说，要是他们不去参加我的婚礼，我从此不再踏回这个家门。他们只有我一个女儿，很怕失去我，总算勉强答应。但是，直到那天早上，妈妈还对爸爸说，婚礼还是你去吧，你做代表，我今天腰痛得很呢。爸爸说，女儿结婚，做母亲不能不去。我真担心他们临时变卦，这叫我怎样对殷家交代。我只想快点回家，早点接他们去饭店，我觉得这次婚礼给父母亲提供了一个和殷家沟通的场合。

你问我怎么认识殷礼的？在医院里，他是盲肠炎病人，我是小护士。我原来想当医生，考医学院没考取，觉得当护士也蛮好，很浪漫的，像一朵在医院里飘来飘去的白云。考进护校，才知道原来护士干的工作很脏很苦，护士不是什么白衣天使，而是一个白色机器人。毕业后分到医院里，常常值夜班，让病人呼来唤去。我开始讨厌这个工作。我值夜班睡觉，对病人板着脸，凶声凶气。病人对我很有意见。为此，没少扣奖金。

后来碰到一个开盲肠炎的病人，他却对我特别宽容。他开刀后没好好吃东西，又没下床走动，便秘了四、五天。难过得要死。医生叮嘱我给他灌肠。我一听就恶心，我戴了两个口罩，怨气冲冲。我懒得和他多说一个字，用手势示意他把裤子褪下，把身子侧过去。